



| |
|------|
| 柳田文庫 |
| 文庫11 |
| D 27 |
| 2 |



文庫 11

D 27

2

釋志卷五

竟陵石莊胡承諾誤

至治篇第十一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相尋而天下之
 生未已所以生者道也故為治必辨道道不純備雖小
 有善政不能宏益斯人也六經經世之書也唐虞以前
 上以開物下以資始天地初立而道行乎其間易之指
 也唐虞以後迄於三代乃漸備其法人皆貪利謹權審
 量所以止其貪也人皆好亂立經陳紀所以正其亂也
 人皆徇私禁暴戢亂所以制其私也有貢賦之等有刑

釋志

卷五

至治

一



48-12477

010190550368

賞之制有天人_之紀有君臣_之儀有傳心_之學有定亂之功書之指也人情之正風俗之敦者扶而進之訓而迪之人情之辟風俗之偷者革而正之悼而憫之使人憂深思遠不害其和樂生備物不失其正詩之指也王道既微諸侯惡其害己削去典籍無以知治亂之由文質之中制度之宜義禮之公歷數不合天時禮樂不切人事聖人因周禮在魯可以該天下得失故卽其行事正以大法春秋之指也易始乎三皇書斷自二帝詩舉西周之典爲多春秋東遷以後禮樂之指貫乎歷代如土寄王於四時故曰爲治者不可不先定道術道術旣

定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也秦漢以來節族乖方人情倣詭乃爲律令以防之律令之文能治條教所及不能治條教所不及蓋任勢而已矣任勢之敝民有遁心下情離叛而上亦無以自安矣夫一治一亂天地時也撥亂世反諸正聖賢力也天生人物共此水土之澤嗜欲之情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恩道德功名議論行事之迹無不同也而或以養人或以害人蓋由主持世教者代有不同故所生人物亦不同也凡水土之震盪不甯者嗜欲之強暴不訓者倫常之變戾學術之偏詖者皆亂君所使也水土則演爲民用嗜欲則各止其所倫

常則雍穆學術則直方皆聖君所使也聖人於人物如其性斯得其用暴君於人物反其性斯喪其用六經者復性之書也其議道也以聖人爲則其制法也以衆人爲心於聖人見道之極於衆人見道之同衆人之所同卽天心也治法盡是矣舍此求治必秦漢以下任勢之爲不久而遂敝似治而實亂也故不足道也聖王治天下物無不得其平者平者治之至也人世有自然之窳隆不可復有意爲窳隆也有自然之權衡不可復自我爲權衡也窳隆已定矣或削之使夷或附之使登其爲不平更甚權衡有常矣更欲抗之使舉抑之使墜其爲

不平尤多山自高也淵自深也總謂地之平天子諸侯大夫自上以下降殺以而總謂泰階之平不平者地之坎窞也水之湍激也天下之危途也彼民也衣食豐足室家完安無饑寒流冗之憂無劫奪盜賊之患無刑辟灰亾之悲心之所安足以達其性體之所資足以給其生則治平之樂歸焉其或徵發期會辜權括取之令不絕於朝檢括漏田隱實逋賦之車不絕於道路齋醮土木極其狼戾賞賚賜予窮其屑越加以地力旣盡水旱不時穀人不足于晝絲人不足於夜則不平之感生焉夫興學命官懸法布令九譯順軌四靈來格此治平之

文也。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仰事俯育，勿失其時，草木蕃而禽魚多，此治平之實也。從事於文者，利害不相恤也，緩急不相應也。用培克之吏，以竭民力，賈傷心之怨，以駿民生。一君之身，所以自奉，天下不能堪也。億兆之心，所以自私，人主亦不能堪也。從事于實者，賤金玉而愛善人，屏姦慝而親正士，聚民所欲，如居千石之官，去民所惡，如去七年之病，一身之中，筋骸毛脈，精氣莫不流通，既流通矣，各如其所當受，無偏輕重焉，無偏贅聚焉。蓋在民者，欲其用足，用足則情志泰而樂治之心生，在上者，欲其事簡，事簡則謀慮周而濟治之務成，古之聖

王以一人經畫，散爲九州，分願各得其程，量而無軒輊，合九州分願爲一人治功，各歸其分際而無盈縮，所以謂至平也。然其本則在君身，凡養民之法，適以害民，乃乘人主懈怠之心而後爲害也。擊奸之令，卽以惠奸，乃探人主不誠之心而滋其欺也。聖王爲治，使天下皆聚者，精神先自聚也。使天下皆信者，肝膽先自信也。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見于所聚也。飛潛動植之物，各依其類，依於所信也。雌禽之化，蟲之祝類，聚此精誠，以達彼精誠也。處臺榭，欲安棟宇，食膏粱，欲無饑寒，顧嬪御，欲有室家，信已肝膽，以及人肝膽也。精誠之聚，仁

也肝膽之信誠也仁且誠者致治之本也天有三辰綱紀星也君之刑賞猶天之三辰也國家之患往往以不急之務損其實力至于慶賞刑威所以親下而衛上者反視爲故事使有司輕重其閒失策之甚者也先王立法禮以旌之義以閑之而後刑賞之施皆從此出蓋天生是物必使爲人用旣爲人用必有法以御之金鐵之堅可融液而柔之使成器也牛馬之悍可服而乘之使引重致遠也刑賞者治世之燬治銜策也治平之世冢宰班爵命言官擊奸慝鄉遂舉賢良司敗論刑辟直陳禮義無所回互其用甚直如矢之急疾而能貫也昏濁之代其所是非未嘗不傳于禮義或得諸貨賂或得諸請託或託諸權勢或得諸私謁或得諸報恩怨其用甚曲如以石壓草而軋苗于其罅也夫以薄民試骹法以邪吏治薄民相觀以術相劫以威何馴習之有焉譬燬治銜策雖具而施之失宜不周事之用則成器致利者鮮也且法行則人從法法壞則法從人師之初出坎變爲兌坎者法也變而之澤有衆散之象焉有川壅之象焉是失法從人也故以行師必敗績以治人必生亂郎顛曰王者之法譬諸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法之平者人不見其愁苦然人之畏之若絕澗之無游禽法

不平者人不勝其酷烈然敢于犯法狎而翫焉其故何也法網日繁果桃菜茹之饋積以成贓何其難避也未幾而赦令已下一經闔澤卽爲平人又何其易避也夫法不畫一則國是不定法可解免則民聽不一故治天下者不可科條旣設復聽人自理不可奏當已成復別開二門匡衡曰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姦邪不爲衰止皆以法從人之敝始之難避賢者喪氣終之易遁不肖得志也古所云勸懲者非以人情皆慕賞而誘之使勸皆惡刑而懼之使懲也誘之懼之出于其情不能動乎其性必有干賞而逃刑者因有竊賞而鬻刑者

不肖之心更熾不肖之行益多苟有以動乎其性使勸不以爵賞好善之性自喜于爲善威不以撻罰惡惡之性自恥于爲惡可以懸法不施而世自治矣且人有賢否則法有重輕以賢者用法則法重以不賢用法則法輕不賢之人盡以私行故法不能縛姦是以輕也雖有賢者不能於法律之外自行一事僅能守法不足大慰天下之心故法亦輕也其在上也不賢者不啻行私常借法以行私賢者不敢自謂無私甯出于守法以白其無私其在下也不賢之人不問何法皆能快所惡而恣所欲獨賢者不然法善則僅免于害法敝則偏受其酷

然則法固甚便於不賢甚不便于賢此法所以輕也刑賞之外又當明好惡以示民好惡者同乎刑賞而其實不同也刑賞所以明法也好之惡之則是與人爲善也望人改過也且禁于未然之謂豫錄其能改之謂忠蓋以人從道不以道棄人也懸爵祿以求直言言未必至好善之心達于天下四海之內皆輕千里而來告矣嚴刑峻制以懲奸惡奸未必遠聲音笑貌之間稍不假借其人已知難而退矣口雖未言聲馳已疾令雖未出化洽若神故曰同乎刑賞而其實不同也然用法之道君子小人不必概施也彼君子者不貴於賞而貴有禮不在於刑而在勵其心彼小人者非重賞無以誘善非嚴刑無以止惡若概施不殊則兩無當也天下之勢有輕與重極輕之勢非極重無以奪之極重之勢非極輕無以矯之人君操以御世者有美惡厚薄劬勞逸樂之不同有反經任勢而得事理之中者所以挽積重之勢也凡不敬冒上無等之事在乎比閭族黨積漸陵夷恬不知怪者甚多風俗之壞因俗吏不知輕重倒置紊亂者亦多民間陵夷于下俗吏倒持于上奸人起醜正之心愚魯之民幾何不怙亂也又有甚焉者政之得失多端皆可隨事補救惟大綱一壞則無事可爲蓋得失之繁

皆可隨事補救惟大綱一壞則無事可爲蓋得失之繁

無不因大綱既壞而生而隨事得失往往層累浸漬而發於大綱所壞之處如元氣虛而病生百脈之病皆象元氣之弱故唐有河朔百事皆礙於藩鎮宋有新舊兩法衆難皆作於水火也夫以民俗惡逆視兩造不簡兩造其小者爾以敗壞紀綱視期會不逮期會其小者爾以大吏府奸視小吏鬻獄鬻獄其小者爾天下之患在乎解弛大綱而譴責微細夫大綱所在豈無故而弛哉必有所由以弛者此不可令人主知也故日有所按劾以覆大綱解弛之失而譴責益嚴綱維益壞風裁彌厲申情彌怯且按劾非人則不肖之流得引賢者爲類以亂其名知名不可程則力取其名以亂其實而名實俱亂矣人情至此犯法者衆爲人主者雖與三公九卿聽諸棘木之下不能不有所縱舍其縱舍也以爲甯取大而舍小勿急小而遺大無如大焉者力足自拔小焉者勢窮莫告曾不旋踵大者免而小者誅矣所以小吏被劾皇恐待罪大吏章下逡巡求解遲久不決以待事會之轉移豈可謂有綱維耶豈可謂有風裁耶覩一壺之冰知天下皆寒也觀一事之失知百度皆廢也是以奸宄生心細人弄法悖逆之子封殖而倚父兄偃蹇之廡戟手而藐主伯桀黠之胥破檻車而不死貪汙之吏橫

篋輿而求生要皆入粟可以焚丹書出貨可以卜雞竿車馬道路之間相習而不怪通都大邑之中大言而無忤皆上下相安恬不知畏之故也不獨此也一介之士幸而通籍卽欲于旦夕之間躡取公卿而棄其舊學以邀世資鄉曲之秀甫入庠序不以為居業之地而比黨以邀公事農工商賈貨入稍饒更欲遷其世業係籍寺署兼收乾沒之利府史胥徒疾士大夫如仇思有以窒其隙而蹈其瑕臧獲臣虜倦於役使皆欲跳軀遠迹自為一家之主辛苦力作之人莫不思華服美食豐屋重騎而厭其治生之艱難未嘗頃刻無探丸輟耕之志也

一人為吏子弟故舊人人皆有啜汁之心包請之賓車轍馬跡徧乎四海大吏所過馳馬車輦繇互數百里旅次為之充塞商羈無所容棲不知所載何物也請求之姦古云暮夜將之舉袖欲有所呈者昭然指以為名而賦諸郡國不知所輸何處也侵盜官物古所云灰法也奸黠相語曰但能侵盜盈千百則事雖發露可以不灰何也為有司者懼一朝決斷則主名無人所負無從出故畱以為質不知所擬取償者何人也一入仕籍歌童舞女之翫日陳于前后服帝飾賤若敗帛矣倡優角觝莫不極華侈窮壯麗東海紫紘南方火毳習若縕袍矣

妖姬豔嬖列屋而聞居縹緲煙霧之境綽約阿閣之中
 砥室翠翹閑房邃宇莫不朝成夕毀務以相競矣減一
 飯之費可活饑人數十籍一家之財可餉戰士千萬後
 生小儒焉知仁義以嚮其利者為有德快意否耳雖有
 四放之罰猶不畏也儻非或輕或重加以權稱于成法
 之外有所取舍矧曰其有能砥礪哉然所謂輕重者易
 置其人而已矣未可議及法也法令在理官猶經術在
 鄉校人材不振非經術之過姦利雖多非法令之疵所
 當斥去者亂法之人也夫聖人者不擇世而興不易民
 而治者也不去亂法之人惟求盡善之法雖漢宣為君
 不能陳紀綱雖王猛為政不能謹無良故人有不善法
 無不善人可更法不可更也先王立法但舉大綱而損
 益存乎其人法令有限而治理無窮者以人行法不以
 法窒人也以人行法雖偶有未善害之所至與其人為
 終始法之本善者固自若也後世以不擇之人用有定
 之法常以私意軼法之外朝廷之上遂多為之法以防
 于未然欲使天下不肖苟且之行盡在吾法所及而莫
 能遁夫先事之揣摩既未必盡乎人之機智而以防姦
 為心科條亦不出于中和夫如是滲漏轉多而法果不
 善矣害之所至乃以其法為終始不翅以人為終始矣

是以一時救弊而貽患無窮也故曰人可更法不可更也且變法之事亦難言矣先王所謂善政不過少取民財重視民生使失養之人有所依歸而已矣府庫有時盈虛則以節儉勝之兼使天下務本力農粟不屑越財不耗斲綱紀有時陵替則以敬慎持之兼使天下脩明禮制貴賤有等名分不亂習俗有時偏重則以張弛相之兼使天下鼓舞振作志氣一新風尚丕變循是而往可以數百年無弊不幸而至于弊乃所行不如古非先王所遺之法一旦不可行也如是而欲變之先觀人主之心心純全者政亦純全心偏駁者政亦偏駁心懈弛者政亦懈弛心繆戾者政亦繆戾故觀其政知其心聞其樂知其德也其次則存乎大臣之學術爲大臣者學識純正事務明達操持堅定才調精敏與天下同其所是則用天下之知而不自用其是與天下異其所是則反復究其不同之端而不拂百姓以從己之是不以我之義理從人之私欲不以我之私欲亂人之義理觀民者所以觀己也省己者所以察民也如精神不貫學術不純凡所造端莫不滲漉徒使威福借于叢神貨利別有囊橐怨謗盈于郊野禍幾發於忽微以爲民實頑梗不足與謀度外之功而不思發端原妄也成法一棄人

自爲心各以智計相禦無復綱紀何有上下如乘敝舟浮江湖離其故處未臻彼岸此時暫遇風波不知何以自託也古人之立法也除惡者既去異類猶必謹其界限分別立國者既作綱紀猶必施以脩飾愛護制器者既成模範猶必加以采色文章若此者何也所謂法外意也法外之意不盡在法之中倉卒變法未得其意疏輒之患以次而作行之未久害且倍于前矣更用新法恐益紕繆卽欲循其舊章而反復多端如元祐紹聖終不得指歸徒爲小人攻擊君子之蹊隧耳然以人用法非故爲嚴酷也適獲其分而已矣保安善人使不蒙其

害賢者之分也禁伏凶人使不稔其惡不肖之分也使賢者泰然無事不肖者常若嚴刑在側則法不亂矣使賢與不賢皆無所恃以不恐則法必亂矣天道福善禍淫或有未測人主以賞罰贊襄焉則法不亂矣賞罰失正以禍福俟諸天道則法必亂矣此何可不知治體也爲治必有定體因天之道用人之性理有定質物有定位先後有定序煩簡有定宜措置有定勢本末有定務此爲治之體也天之于物各與以性命卽各賦以至理先王順四時布令因物理敷教未嘗意決其間因天之理也因物之理也參以己意則物理不完多所間隔治

天下者誠知物理本然則輔掖引導匡正矯拂總以歸于所固然也此因天之道也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以其反觀也反觀吾身四德備焉卽知人之爲性莫不好善聖王不止愛民又使得其天性而有降祥之吉暴君不止虐民又使反其天性而有罹罪之凶此用人之性也皇極之理居數之中故治天下莫尚于中和氣化不齊裁而制之勿使偏贏形質有限輔而翼之勿使常絀分四時畫九州序百官所以裁氣化之過也用天時因地利厚人倫所以輔形質之不及也此理之定質也使小賢佐大賢不使大賢佐小賢蓋小賢不能無欲而大賢必無欲使無欲者主持是非則所主無私使有欲者奮其才智則所爲必效才智旣效而君受其成人得所欲其成無欲之治也所減于君身者亦不足給天下而欲減之心有一事之損所益不止一事有一物之省所益不止一物王者竭心思養天下天下勤職業奉王者此物之定位也欲立法度先正人心欲明號令先慎起居欲用刑辟先崇教化欲撥亂興治先使一綱舉而萬目張故正其本者雖若迂緩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實難爲功此先後之序也郡縣長吏治告訐詰盜賊勸課農桑平均徭役雖有精察監司不可攝也有京尹

畿令伺姦鋤惡則死傷橫道宰相不必問有治獄令史
搜粟都尉各舉其職問之三公不知不爲曠官也等而
上之魏明帝欲案事尙書陳矯不從孫權署小吏校事
陸遜不欲唐元宗欲自察郎吏姚崇止之宋神宗以吏
兼商賈舉朝爭之等而上之書曰厥獄庶愼文王罔敢
知于茲此煩簡之宜也紀綱法度必爲數百年之基其
自處也動必由義居必由禮不以私智偏見取必于下
不以小智小惠掩私己之情市利物之美其論官也有
德者貴無德者賤不假借權倖不屑越名器其取民也
不奪其耕稼利其貨賂苛以文法以破其稽聚其化俗
也不以輕纖奇巧之物先耕作織紉之器不以輕詆傾
覆壞敦朴豈弟之良心其詰奸也振衰剔弊使頑嚚革
心髓髀畏法雖反經任執而得事理之中其服遠也脩
明政治使順從者安甯叛去者危殆至於六軍電發三
年震用人不以爲勞也其立法也不以一事是非傷教
化大閑故功有所不可賞刑有所不必用甯旒纒以自
蔽勿縱小吏爲耳目總以愛惜防護與衆共存此大閑
也故曰去民所爭奚獄之聽兵革不陳奚鼓之鳴此措
置之定勢也君者民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京邑四方
之本也詩書禮樂五常之本也創業垂統孫子百世之

本也。器有關鍵，繩有樞紐，得其要而執之，舉一可以挈萬，扼其幾而制之，卽近可以防遠。樞要所在，壞尺寸則中絕，輕重相衡，加銖兩則衡決，彼刀鋸日敝，奸宄愈多，不能去爲惡之原也。古之聖王求其本原而治之，尊卑之禮日在人心，雖有大惡不敢動也。道義之事日在天，雖在隱微幽獨不敢欺也。至于進退誅賞，乃成功之終事，爾此本末之定務也。此知治體者也。若夫仁卽恩也，義卽威也。聖王在上，言仁義而已，不言恩威。舍仁言恩，民有不得其平者矣；舍義言威，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經常之理，所以遠害，增一誰何，卽撤一藩籬，闕者捷徑。

卽歲者周道以設險爲未足，重之以銷兵，患卽在銷兵之中，以懲惡爲未盡，加之以訶察，禍卽起訶察之吏。變風俗者，不變其澆薄而變其頹靡，則矜激之害作，正法度者，不正其紀綱而正其緒餘，則幻詭之智生，格沮罪重，謬誤過輕，則朝廷之法不可勝易，平反有譴，羅織無過，則民間之罪不可勝誅。一大臣進而法一變，一大臣去而法一變，黜陟必有攻擊，更張動踰歲時，則立國元氣傷矣。國多商賈，紅朽之積必薄，士多聲名，宏濟之業必卑。當其所重不重者必輕，當其所急不急者必緩，必有一時偏重，喪終古所常重者矣；必有一時偏急，喪終

古所常急者矣。敝文具而無實事，事完備字字虛假，天下潛潰而詔書所下，計簿所上，猶以爲至治之世。文具之害也。國勢未至陵夷而陵夷之理已具，不能安靜敬慎以待氣運之復，而朝廷動之于上，郡縣動之于下，必有力盡而弊之患，人心未正，法令已密，則姦宄益長，良直更困，禮樂刑政不以教人爲心，而爲物采爲威福，則上下相欺，傾險生焉，賞罰失中，廷無一言者，亾國形也。朝有失德，邊境晏安者，釀亂勢也。年穀豐登，愁色載路，重斂國也。法令滋章，桴鼓不息，賄賂世也。又其甚者，一代之初，司治法者不能與民休息，以綏罷敝，執治柄者不能明道興行，以厚風俗，一切苛繳煩擾，矜明察之智，拔殲破柱奮乳虎之威，雖居身頗清而貴賤無等，鈴閣不嚴，威福爲左右所竊，威福所在，厚利隨之，後起者以爲利源在我，胡爲假人遂取而自有焉，而簞簋不飭矣。事雖稍敗，文吏方欲執之，而奧援甚堅，非法所得取，竇穴不塞，遂成蹊隧，至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固不暇講求矣。禮樂教化所以養人廉恥之心，使知自愛而不犯有司者，益不暇脩飭矣。重賢德之品，省告訐之俗，使禁網疏闊，民安其業，吏愛其下者，亦不暇勸課矣。湯火之慘，暫戢遠大之猷，已隳，不過一二紀之間，天下蕩然，綱

維盡裂權譎紛起百孔千瘡坐視而不療拒虎進狼後
來者益多間有憂民之言皆以爲貨財所從出力役所
由供吾之供億不可乏則彼之性命不可盡腴胝不可
傷非有天地生成之心聖賢胞與之念不旋軫而沮于
良限障以豐蔀鮮逮下之澤矣故其爲治也無王者之
豈弟而誤認爲姑息舉世縱其威克而姦利愈多利夫
釐毫害靡國家而不能勝也蓋由定制之初未及澄清
爲治之原也室中不能冀除則道路蕪穢無暇芸治矣
婦姑勃谿相稽則隣家詬誶無假訓救矣天下之人皆
竊藏以爲富胥戕以爲生犯禁以爲勇亂義以爲智則
人主賞罰無由勝其譎詭矣夫木之堅也非雷不能震
草之柔也非露不能潤治天下者剛柔張弛焉可不觀
天道哉此不知治體者也杜恕曰萬物皆得其體無有
不善故其所著書名曰體論蓋儉人能鼓神姦而不知
大體知大體者惟方正君子耳人主所與其治舍此誰
屬哉爲治之道揆度易而畫一難參衆論則築室道謀
矜獨斷則具曰予聖是以難也聖王爲政務使行仁者
獲其樂好義者遂其安天下之人皆明道而知性安上
而貴已奉法令不拂其情親戚相保不知所歸德下無
異志上易捐循通乎盛衰不失厥指而治可畫一也隆

禮義則士有定學用賢才則官有定人重公論則國有定是尊舊章則朝有定制慎賞罰則下有定趨凡長治久安者皆其有定者也凡數動易驚者皆其無定者也
有定則民氣恬無定則人情駭民氣恬而國勢安人情駭而君位危君人者就安存而去危殆不使羣情駭亂所謂畫一也府庫足以給班賜品節足以杜淫侈等級足以裁僥倖名位足以任賢德物采足以定經制考課足以勵職業世業足以息姦志淳風足以革薄俗生養遂則樂上下定則安賢知進則道行忠信著則士奮祿養厚則吏廉恩倖節則役寡普天之下無愁慘之氣無傾覆之習無失養之人無遺棄之士朝廷之上不必有非常之功與无妄之福士大夫帶縱垂纓而談者無無稽之論弗詢之謀此畫一之效也人主以寬仁爲心德化爲務寬仁者天地發生氣也刻急者天地陰慘氣也發生之氣乘權風皆和聲律皆和律人居其中樂事生而忘勤苦往往慰勞相歡歌詠相答雖有衣帛食肉之須而無竭澤絕流之貪無適不有其太利于時秋也陰慘之氣乘權鷲鳥猛獸競起而害其羣人類之中其勤于治生者亦事網罟畋漁大爲物害以傷天地之和而不謂不仁也夫螳之微也感春氣而出穴鷹之鷲也化

和風而嚶鳴天地仁厚之德潛孚于物如此人君安可
務殘忍乎凡法之用非君能自按之不過假手有司立
法太嚴必有不當其實之弊誅衆不肖未必懲惡萬一
誤及賢者則人心違惑趨避橫生恥於罹罪不恥欺天
莫不飾智以邀名賦斂以行賂高論以誑俗盛氣以立
威不踰數月以虛僞欺人主者駢首而徧海內其弊使
黠者免脫朴者雉離所謂明覈安在乎古者爵不踰德
刑不溢罪賞不自賞當其賢而已刑不自刑當其罪而
已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不相及焉宜若不甚烜赫者
然圖賞者勇躍而趨畏罪者恐懼而避不踰德不亂罪
也後世爵人以恩恩必及其家刑人以怒怒亦及其家
或不以恩也誘其鷹犬而光五宗或非所怒也憂其報
復而沈三族是以一家之中賞旣叨竊刑亦參夷其畏
威懷德宜倍往時矣然感恩者不懷服罪者不恥踰其
德溢其罪也小人之道益長長于法綱日繁君子之道
益消消于名義不貴兆民安所取則哉凡物之輕重懸
于多寡天下之輕重懸于利害利害所在則重利害所
去則輕本末大小所以相使計一失則本末易操矣君
尊臣卑是以相從權一失則尊卑易位矣以爲爵人之
柄不可下移于是聞其薦引疑謂有私則從而靳之以

爲兩下相訐非人情所樂也于是覩其彈章觀其爰書則曰公爾忘私此懷一偏羣下窺伺顯以爵賞由上潛以威刑由下夫爵祿雖人所趨然有好者有不好者其不好焉者雖日懸官爵于市無由招致至於刑罰則不可堪忍執不得不求避苟欲避刑無不趨走權門而權門亦持此爲市賢與不賢皆可脅而致之使爲吾用是以君日處其輕臣日操其重惟辟之威默市于虛文之彈章實顯操于可畏之刑戮矣古有大奸雖去而朝廷之權從此盡失者賢否不明誅賞無法漢桓帝晉惠帝是也名爲獨斷而朝廷之執因是彌輕者旁側出令宰

相不聞宋理宗是也彼聖王者不弛其柄而已矣不在嚴酷也牛馬維婁所以制猛悍也然其爲物一切以柔牽之未聞以剛蓋服以義非服以力也聖王以寬大之政繫屬天下人心使人安于義則亂自不作賜以強教悅安使天下皆居無過之地則刑自不犯天下無不定之志則無不守之法矣天道運而無迹令人可測者誠信而已矣易曰或之者疑之也謂其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疑之疑之者審天人之分不自信其心也非謂設疑待事以不信期天下也聖王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恩不中絕教無二可示民不疑也夫當得者曰

分當爲者曰義分也者所受于天所受於君也義也者受于天者爲之以天受于君者爲之以君也自公卿大夫至農工商賈莫不有義莫不有分合于分義者無所用疑也不合于分不合于義直據其事決之何疑之有焉疑積于心賢與不賢皆不得以分義事上而必出于機智機智事人賢者不如不肖之能也與其盡天下疑之何若擇之于先用之于後苟擇之患其不精也何以知疑之失于未當也既不能崇重禮義止爲惡于微渺又不分別淑慝不使爲惡者得至任使之地徒欲人人疑之事事防之疑之深則人無奮志防之密則人有遁

心往往杜絕關通因而至于蔽匿倏忽之間墮其智機中矣是以上下相伺未知其極也聖王治天下其事不一類其理皆可通禮樂制度先王所以合天下而使之偕來來天下而使之族處也黼黻文章不可人人服也辨其名器則同美態色好言不能使人皆悅也威儀可象則同敬浮華綺靡有好之者有惡之者示以敦厚則同趨貨利山積有聚之者則有散之者砥節勵行則其尊性行不均高卑異致得失相補歸于中和則皆吉情智深阻嶮于山川鈇于矛戟而平易近人則考終志趨高邁重之者如山輕之者如草而純粹履道則可師凡

可以相通者皆天下之至公也其不能相通者皆天下之至私也至公之理可以行之于此象之于彼萬姓喻焉萬國從焉萬世法焉故貴可通于賤賞可通于罰洒掃庭內可通于弓矢車馬戎兵五服九畿之情可通旃厦山祖水側匹夫匹婦勞苦愉佚可通朝廷之上官署之前前聖之知通乎後世後聖之行通乎前世子孫興替之狀可通于開國之初天地鬼神之心可通于政教號令也如其不然宮庭之內察案之間不能通也天下之人生其時服其令者父子兄弟不能通也州里鄉黨不能通也而況上下乎故相通則治不通則亂治安之

日物產豐盈資待充足人情不期而驕侈矣閭里無犯法之民無犬吠之警長吏臥治而興禮樂文章綱紀不期而廢弛矣世臣豪族席累葉之資田園踰制室廬踰制妾媵踰制蒼頭廬兒踰制務此無已以迫促細民細民不期而怨怒矣民間不覩兵革士大夫恥言介冑游惰之人飽食煖衣嬉遊鳥集日逐蒲博飲醮以白耗適值乏困相從爲盜兵戎不期而伏莽矣以天運言之天道五年一變五行相勝以五成也十有三年一變歲星一周也三十年一變天道小成也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也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以日計者七

日而復以月計者八月而有凶此皆必變之期不獨漢人三七之厄五際之會神在天門災成戊己也天人之變若此雖聖人如之何聖人處此必使上下之情相通無間莫尊于君至無上矣而尚賢莫貴于君至無虞矣而畏民善無微不積若累土成山投秉盈倉惡無小不懼若信彼桃蟲翻飛維鳥防以止水不潰于渠衝潰于蟻穴虎豹服猛矣係蹠不能困者蟣蝨困之天下之事莫不防諸重大壞于忽微此無他皆以有所間隔故至于此聖賢居上能敬居安能戒高而益下勞而益謙盈虛消息如環之無端焉武王王矣衛武公耄矣箴傲之

旨見于詩書皆以通乎上下而使無間也既無間矣又何疑之有焉有初定之治有盛大之治有中葉之治有衰亂之治天下多難雖有聖人之德不能下逮民間迨削平禍亂則宜平易以親之安靜以息之忠恕所以爲平易也仁厚所以爲安靜也恩澤不如平易震疊不如安靜順民所疾因而更之揣民所鬱從而宣之不以土地所不宜責也不以習俗所不便強也九圍之內小有不正不必急于剷除但持之以靜久當自正此初定天下之治也迨其後也土地既廣邊防有不周財貨既豐宿吏多中飽兵革旣盛餉勞亦繁人才旣衆文具益勝

于斯時也邊以不拓爲廣財以不殖爲富兵以不試爲威賢以敦本務實爲寶君相奮志有爲而處之以中處之以常不違衆論而自作此嗣盛大之治也中葉以後官分南北之司民有兵農之別賞雖具而下弗慕罰雖施而人莫懲醜髀之家格有司法令壅蔽之官塞君上聰明深宮荒晏倦勤而好大喜功猶復不戢大臣處外章奏批駁動須復請於斯時也不憚改悔之誠則前此之患可除旁求補救之方則後此之治可久要使天下之柄常在君子不在小人常在政府不在旁側則可數世無患此中葉以後之治也若夫將傾之勢而欲正之以道孔子墮三都是也不去三桓魯國之事必不可爲不使三桓自墮其都公室之難又將無已孔子于此明君臣之義以正人心脩文武之法以匡亂俗定教化之指以一道術正雅頌之樂以導和氣皆欲喻強禦于道而輔公家以禮舍此不爲則更無可爲者矣此際衰亂之治也四者天下之至理聖人之大用也四治之外更有四要行義以立功去奸以息難忘私以聚人持正以定命何謂行義一怒而安天下則孟津之會不期而至矣辭九夷八蠻之贄則明堂之位舞四荒之樂於門外矣姬姓子弟不狂惑者莫不爲顯諸侯則本支百世卜

過其歷矣。文王武王有大功于天下，行義致之也。何謂息難？天下之禍先伏於憤之積，徐發于義之動。內有君側之惡，則外有晉陽之甲；操大政者，除桓靈寶於微，則丹徒義旅不因是移晉祚矣。置董卓於遠郡，則西討之師不因是亂漢室矣。無十九年竊位，則范陽無偏重，而天寶不亂矣。不沈溺諫臣，激怒強鎮，則沙苑之師不敗。嗣襄王之難，不作矣。失之于此，害成于彼，故曰去奸所以弭亂也。何謂忘私？人類相聚，其道有五：先聚己之精神，而後人可聚也；繩束以名教，使有所矜式，而後不亂也；以道義相終始，而後可久也；總其大綱，貸其末節，而後相安也；進而有爲，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後爲同德也。最上化之，其次勞來之，最下者維繫之，故曰忘私所以聚人也。何謂持正？籍天下之兵，盡歸朝寧，不可爲強；括郡縣之利，盡入內府，不可爲富；文法太密，事權太分，不可張國勢；古之聖王，至誠待物，使四海九州同于翼戴，天子不必私武夫爲腹心也；京坻之積，藏于民間，勿割肌膚以奉朽蠹，則倉庾之盈，流諸不竭矣；宏裕坦蕩，使賢者得盡其長，勿以小謀間大作，勿以局外之論操局中之進止，則羣策不屈，衆志成城矣。禮義廉恥，以助立國之防，爲經制以定天下之心，盛德大業，以彰三才合

一之理所以爲子孫帝王長久業也故曰持正以定命也四者致治之要也

治本篇第十二

禮樂者治之本也木有本則植無本則撥水有本則行無本則竭故爲治不可不圖其本禮者伯夷所典也樂者后夔所典也典禮之官敬以清心典樂之官德以育才致治之大莫過于此此之謂本天之生物皆有自然之節次與自然之和適二儀尊卑君臣位定山澤高下貴賤等列此自然之節次也四時啟閉五行生克變化顯設庶物露生此自然之和適也禮樂之指具在人心

先王制禮以節事所以象此心之儀則脩樂以道志所以宣此心之和平心動於微而氣之所應甚速氣應于微而象之所成甚著象成於此物化於彼善惡義利各從其類故君子慎所動於心使中正和平斯須不去其見于外者莫不莊重可敬和易可親所謂氣之應也進觀其行事莫不有善無惡有義無利所謂象之成也人之從事於此莫不有敦厚之俗慈良之行所謂化之行也不以豢腴流酒之養快意適情之私接于口體使神氣昏濁舉動乖張所以平人之性情也又使視聽有主不道于辟邪言詞有物不爽其體要步趨俯仰疾徐磬

折有度有儀所以養人之道心也又使人道相接之頃
莊敬而淹雅條達而舒泰聲氣可親精神相嚮不相牴
觸不相敖慢所以免人道之患也人之相見必先以揖
讓此揖讓之節苟不由中與攘臂何異人於祭祀必將
以拜跽此拜跽之節苟不由中與箕踞何異常如此一
刻之收斂終身可無放肆常如此一刻之和平終身可
無暴戾凡禮之辨樂之節無時不在人身之左右先王
未嘗求多于此身之外但教以收斂嚴翼去其繁雜受
程內心焉爾天地之間苟無中和之德流行不息兩儀
皆失其位況形器乎形器皆倒置矣萬物不得其平況

聲響乎聲響皆暴怒矣迂儒之論迺曰百年後興是何
言歟功成治定所以當興禮樂者非但文飾太平也世
道平康物采豐盛人生其間必有過量之欲無涯之求
故爲禮樂以節之好有節則不淫惡有節則不亂好惡
節而王道行異則貴賤有等同則上下相親同異相濟
而王道行內和治則無怨外莊敬則不爭怨爭不作而
王道行愛則物遂其生敬則物安其分愛敬同乎四海
而王道行四者皆善無過禮樂者矣天地有定位四時
有定職聖人以有定者自處政之所以有序天地以訢
合爲美四時以代嬗爲美聖人以共美者子人人之所

以治安。天不反時，地不反物，四時不反其序，不侵其令。聖人明降衷之性，以引諸倫常道義，塞情欲之竇，以善處親戚交遊，去爭奪寇攘，以免有司之刑辟，所以教民也。光明徧照，象天密固，宣通象地，盈虛消息不爽其則。象四時所以律身也。天子以仁義爲行，和順爲心，大小臣工謹禮奉法，不敢踰越。成均子弟，鄉國俊彥，莫不誠信相要，成其令器。下至閭里小民，亦皆敦鄉井之誼，重新故之恩，無爭鬪忮懣之害。男子安土著之業，女子歸良奧之家，朝廷官人舍短取長，無不盡之才，不幸有患難，君臣上下莫不自盡其道，無苟且偷生者。此禮樂之世也。蓋以自然之尊卑，治不齊之倫類，以自然之和樂，治乖戾之性情也。故治世之禮不簡不煩，而得人道之中。亂世之禮不失于縟，則失于野矣。治世之樂不抗不墜，而得太和之氣。亂世之樂不失于厲，則失于治矣。卽朝廷之禮樂可知，民間憂樂故韓宣觀在魯之書而知周之所以王，卽民間禮樂可知。朝廷治忽故辛有見在野之祭，知地之將淪也。禮者履也，人所以附于地也。蹈虛而不蹠實，則速蹶。容足之外無可託處，則速陷。禮也者，維持人情，不使之驕，窒塞嗜欲，不使之貪，禁其奇異，不使不衷，止其邪慝，不使不端，保合上下，不使至于亂。

不毀人以自成用民之力以給公家而不至困敝也防
人欲之有餘助義理之不足其相勝也有時君子知其
常勝而已矣一身之中有禮則端莊無則鄙賤有禮則
凝聚無則散漫有禮則通達無則掩抑有禮則安固無
則危殆先殖其內後嚴其外禮之君子也內心傾邪外
體莊正禮之小人也先王原人之性則有仁義習之以
事則禮樂而已矣見諸身者綢繆浹洽之意藹然可親
曲折厚薄淺深充然具足天地鬼神人物暢然畢達此
仁之無間也仁得禮而益大也行禮之日貴賤皆有所
事均齊方正截然相當行禮之具豐不可溢儉必取備

約防其隘美禁其貪此義之裁制也義得禮而有歸也
仁如木之有理義如筠之有節木有理故生意流通筠
有節故虛中而植立也君子行禮有三事焉祭祀一也
辨上下之分二也酬酢親戚交遊三也報本反始不可
不祀發號施令不可不辨人類相依不可不酬酢也天
子之尊一歲之中天地山川宗廟百神之祀與夫燕享
射獵無時無之飲食起居衣服無日無之則行禮之節
習而安矣一廷之上宗祀鬼神擯相禮儀之人皆在左
右則行禮之心觸目警動矣棨栢几筵籩豆簠簋犧牲
醴酪芻稟八音萬舞之具月令皆載申飭省視之期則

行禮之義。覩物興思矣。朝會之頃。天子負斧展而坐。三公九卿贊拜呼名。司儀之官執簡立其傍。有不如法者。執諸杖下。勿敢歷位踰階。干國之紀。四時之田。君臣上下相與極。追禽逐獸之樂。然而尊者取多焉。卑者取少焉。秩然有序。不相亂也。營陳之間。武夫悍卒。莫不知階級。不可犯。屏營磬折。扶服惕息。屈體撓臆。不言勞。鄉閭之內。一室獻酬交錯。而撰杖進履。未之或替。閨門族處。異宮合食。異饌。勿使狎恩恃愛。入于不敬。皆以權忻悅。懌使人。我所具之天性。流通無間也。故禮所以養德也。非以養欲也。如曰養欲則有禮。不如無禮之便也。寡欲不如多欲之娛也。如曰養德則生。死安危榮辱貴賤。莫不由此。荀卿之言曰。出死要節。所以養生。輕費用。以養財。恭儉辭讓。以養安。禮義文理。以養情。皆養德也。非養欲也。又曰。貪生者不能養生。嗜利者不能養財。惰棄者不能養安。燕溺者不能養情。所以教人防欲。非教人養欲也。禮也者。拂乎情而反乎性者也。君子行禮。必務簡儉。簡則可繼。常繼其事。則禮存矣。儉則物足。物不之用。則禮亦存矣。彼小人者。食飲極欲。豐腆嬪御。極欲繁多。車服極欲。都麗儔類。相接極欲。陵人而上之。是以事不可繼。物不能給。卒歸於廢禮也。古人常用之物。莫不近

于禮器常行之事莫不近于禮節故樂于行禮無所勉
強周衰道微人生其間樂放肆惡拘檢厭聞禮樂而亟
去之雖吳季子北宮文子頗能言其義而諸子之書多
詆訾禮樂者甚矣其不洽于末流也秦收六國禮儀歸
諸咸陽惟取尊君抑臣凡退讓忠孝之旨棄而不錄至
於焚書泯滅盡矣漢興因秦之敝叔孫所制與律令同
藏理官旣寢而不著又藏之失所學者不能覩其全皆
推土禮以及天子曹褒以正禮之故幾致大戮馬融鄭
康成無所用其學託諸解經以明義范史美之曰孔書
遂明漢章中輟也然而德非聖人所見未必純一旦以
專門立教未嘗進于人主之前使有司平其是非又所
徵引書皆雜讖緯欲盡信而強解句徵而字辨行世未
幾分爲二家凡郊社祖廟冠昏喪祭之儀莫不皆有兩
說學者能言二家同異卽爲通儒朝廷不暇別其是非
率兩家並用遂至一歲九郊而其他可知矣文中子之
時聞禮于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
幾焉然此事不明于朝廷彼草野之表章安能使天下
其由也白茲以往專門之學亦少求詳器數者旣苦繁
雜難據相矜臆說者又苦聚訟多疵至于借曲臺之辨
爲鉗網之機一言不合斥而去之更引附合者相助風

斯下矣。夫先王之禮雖不盡可考，第就經傳所載節目，猶存。凡後世器用皆可行，千聖之道後世節目皆可得。古人之心，柰何以器物不備，輟而弗議，使精微之旨久而欲絕，不亦深可惜乎？雖舉世不行，一鄉一邑行之可也。鄉邑未必行，一家行之可也。一身行之可也。雖曰名存實亡，猶愈名實俱亡。故文中子曰：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也。樂之作也，必合於律，必資於器。月令孟春之月，律中太簇，自此至大呂，各司其月。蓋一月之中有天地自然之聲，若蟲鳥之類，有人事之聲，若迎寒迎暑之類，皆以中乎其月律爲和，非是卽不和也。其最要者莫如

風聲。故曰八風從律，治世之徵也。若景王以春月鑄戍律，是不中也。張子曰：木律方，盛金律不衰，亦不中也。虞廷教胄子，必曰以律合聲，不合律呂，雖可被諸歌詠，不能養人性情，欲養性情不可不合律也。今律呂之學雖不絕世，而器則盡亡，不可復得。按法求之，非高則下，故聖人作春秋，外災不書，成周宣榭火，則書傷樂器，盡亡。娶妻生子，雖傳其說，而玉尺失傳，度量權衡皆非古法。雖曰累黍，而黍亦何可信？後世聰明微巧之士，決難意造也。竊以世俗聲調，雖不合古，或雅或鄭，尙有能辨者。楊子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舒遲凝重也，多哇

者急疾繁媚也。樂聲舒遲雅重，必生和平之心。和氣結而成象，必有敦厚之俗。慈良之行，樂聲急疾繁媚，必生淫放之心。淫氣結而成象，必有悖逆之節。侵陵之事，後世所好，皆繁促而鮮沖和。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者乎？知其所好，姦聲也。今世俗之樂，及時正之，尚有可爲者。如郊廟之中，所用樂器，猶非里巷之器。大率皆近於雅樂，工頗傳其節奏矣。至于樂章，則歷代士人所作，大抵彷彿雅頌之義。古者詔諸瞽宗，以訓蒙士。今也士大夫間，鮮有習其辭者。至於朝會燕享，民間吉凶之事，凡所用樂，其器與聲，皆不合雅間。有樂章，亦皆淫哇之音。端士猶且厭聽，而況養德乎？胡不令太常之官，以郊廟樂章進御人主，仍頒行天下，俾俊造莫不周知。其他朝會燕享，民間吉凶之樂，亦令太常更定新詞，皆取雅正而寓警戒之意者。或卽用古詞，亦以雅正警戒爲指。有當聞人主者，亦復奉御。餘則頒示天下，然後授諸樂工，加以轉聲，以合于彼之所謂節奏者。要必出于舒遲凝重。盡屏急疾繁媚，使樂工自奏其伎。聽者則玩其聲，緹其義。詞皆雅詞，而淫思豔曲，不與聲。皆雅聲，而噍殺促數，不與不改。今時樂器，亦可感人心矣。清廟之詩，何以使人如見文王乎？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

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蓋練其絃使聲濁，疏其孔使聲遲，濁而且遲，欲其不亂人聲也。不亂人聲，故在位者得徧聞。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凡助祭公卿，聞此莫不謹其容儀矣。詩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凡百執事，聞此莫不一其心志矣。儀容謹乎外，心志一乎中，所以曾見文王者如復見也。以此推之，鄭衛之詩，日奏于前，所聞者芍藥之贈，所思者彤管之貽，有不淫忒其志，放縱其欲者乎？漢武帝命詞臣作天地百神之歌，獨舉神靈，脍饜杳冥，幻詭之狀，與三夏之旨，徑庭遠甚。前此賈誼、仲舒，倦倦以興禮樂教化爲言，而所興止此。是以雅樂遂絕。

也。子夏論樂，取其可以語可與道古。班固曰：聞其聲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以此觀之，未有不解其義而能感者也。武帝作十九章，通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詞者，皆集會五經家相與講習讀之。以此觀之士大夫，安可不知朝廷所奏之樂章也？屈原九歌，猶是楚人之聲，而易以原詞，以此觀之，里巷之聲，何嘗不可詠。莊士之詞，也不暫用此法，雖得當代大賢，既諳古尺，又審中聲，據獨得之解，以爲器而樂工不習其節，天下罕聞其義。朝會燕享，昏喪祭祀之間，豈能有所感發乎？行之不熟，終歸絕響矣。夫音聲者，志氣之動也，所以治亂

相隨哀樂相應舜歌南風爲生長之音是以天下大治萬國驩焉紂歌北鄙爲迫隘之音故萬國殊心天下亂也故樂不可妄作不可妄聽也好悲音者必將有悲好哀音者必將有哀好猛厲之音者必有戎事好姚冶之音者必有女亂惟好雅音則天下之治徵矣季子觀樂就音節間知先此所由來與後此所由往皆以扶持政教歸于中和乃宰輔變理之才非儒者博物之智也樂者喜樂之事易至于淫故太史作樂書以虞帝敕幾成王訪落起義蓋謂所處安佚而思則瞿勞享者膏澤而歌詠則勤苦也季子於四代之外卽不敢請不欲觀淫樂也此其人皆得性情之正故可與言樂也

續志卷五終

續志卷六

竟陵石莊胡承諾謨

任賢篇第十三

聖王之有用舍所以變化人才不但澄清流品意在澄
 清則綜核之念多於愛養官常雖勵僥倖者亦叨竊其
 閒意在愛養者長育之指既切名實之辨自著賢者無
 不遂之志不肖有改悔之益聖人甄陶天下使有成德
 由此道也用賢以興治也養賢以待用也非篤好出于
 至誠詎未成而養之乎求木于山非終歲之條枚也取
 道於遠非免乳之駒犢也求士於國非邂逅之相從也

卷曲之木加以隳括則中匠石之繩泛駕之馬閑以輿
衛則堪六校之用踞弛之士養以道義則有君子之德
先王謹異端之教專其業也禁奇淫之好一其心也厲
廉恥之防厚其節也時勸戒之令宣其功也昔之人士
所以多於後世者以其養之者素有此具也宣王思文
武之德上天佑之爲生賢佐然則人才之生在乎人主
加之意爾人主敬士之心達諸天人士雖不盡用而可
敬者必多人主愛士之心達諸天人士雖不盡用而可
愛者必多推而放之或慢易焉猜疑焉摧折焉其時山
川所產二氣所毓亦必以庸才應之以供其慢易猜疑
摧折之具所以戰國之末士所操持旣不足當聖主之
用君之用賢亦大異乎先王之心三光五岳之氣分而
不完是以人才日下而不振也傳曰物有其官官脩其
方朝夕思之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堙不育
不其然乎人主所據以進退天下士者舉朝清議也吏
部資序也清議者黜陟之本資序者除授之次盡取清
議士大夫之間更相援引更相排擊朋黨之風成於歲
月固不可也盡按資序則隨牒與銳進不同好也鑿坯
與叩角不同行也志伊與微管不同心也亦不可也故
清議資序不盡可據要在人主善操之延訪公議於資

序相近之中謹持獨斷於公議不爽之後庶乎持清議者不爲怨仇所中循資序者不爲庸流所竊也從來流品難清其說有二附要津者則曰唐以明揚周以推讓專任銓軸何異聖書況耳目有限未易周知色狀故存竟爲文具其說急欲得天下奇士而循牒推移恐售庸賈怠循職分者則曰虞咨百揆宰統百官輒假推轂徒增壟斷况識面呈身執難特立養交曲譽情易阿私其說重歷官資序而驟遷亟用恐奔競多妄此今昔所共疑也夫天下之才不甚難知也人主不能盡擇天下宜擇大吏任之范仲淹曰淡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者可

備輔相精于經術通聖人之指者可備顧問正色敢言有端士之操者可備諫諍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風者可備將帥唐虞建官內則百揆四岳外則州牧侯伯四海之大不必建官百人遂可爲治固知惟百皆大吏也文王之詩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此亦言大吏也觀人之德量觀之以禮安禮之節達禮之意斯脩士已求人之才智試之以事識足應變知可與權斯通才已安燕而志不惰窳必不爲寵利所惑險阻而神不陵遽必不爲死生所撼覲見之日人人別進不過賜數刻之對加以密意誘諭使言而性情所

以學問所得才識所優志趨所向皆可知矣大吏簡在帝心參佐得自辟召此任人之法也有賢不能無奸猶有陽不能無陰有晝不能無夜有劾不能無舉猶東西相對不可相遺左右相須不可相貸也聖賢爲治有以舉佐劾者有以劾佐舉者有舉劾並用不偏廢者舜有天下舉皋陶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此以舉佐劾者也孔子用于魯七日而行兩觀之誅此以劾佐舉者也臧文仲教事君之禮有禮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者誅之如鷹鷂之逐烏雀此舉劾並用不偏廢者也有舉無劾有劾無舉其道爲偏勝車偏勝則覆舟偏

勝則膠衡偏勝則墜體偏勝則枯聖王之治未有偏勝者也患其難精遂罷止薦舉獨存參劾夫薦舉固有私矣參劾豈無私乎以爲通請求也前乎此者有謝薦之金錢後乎此者有免參之輸納希榮不如畏禍其請求孰多而孰少也以爲植權勢也謝恩私門者啣嘔相引固若子若弟以衛父兄漏網吞舟者成敗相依亦爲手爲足抵扞頭日以權執論孰微而孰熾也人臣事君志在舉賢者不必有進賢之賞其心自樂於揚善志在鬻貨者不畏連坐之罰心常果於行私況乎中葉以後賂賄通行欲官者操斂財之權旣假以行賂之具欲賂者

持官人之柄，又開以鬻爵之門，所謂欲墾者制地，欲地者制墾，地有盡而割無窮也。天下之士莫不趨走，掾曹各以所欲爲市，浮競居前，捷足爭先，苟非盧毓許允，末如之何，謂可絕私門，杜倖端，不亦誣乎？夫用賢則相接，以道防姦，則相馭以法，法可爲治，亦可爲亂。今夫一市之中，所操以持平，輕重多寡者，衡量而已矣。此衡量者，莫非聖王之法，而市僧所以欺人，豐取刻與，卽此衡量也。故持法不得其人，則以其法刻下，還以其法罔上，不待更操他術，以刻下罔上也。秦人防姦之法，可謂密矣，何以指鹿爲馬之事，偏在秦廷？蓋惟猜防愈嚴，是以蒙蔽愈深，蒙蔽之害，甚于廢弛。廢弛雖多，法度猶在一振舉焉，卽可雷厲風行，蒙蔽成蹊，法度已壞，卽有雷風皆助，爲姦之威耳。夫立國者法也，行法者人也不爭一時之利，而圖千載之安者，聖人之良法，不計一身之榮，而圖四海之治者，天下之良士，鴻鵠惜其羽翼，所以濟摩空之志也。船人護其維楫，所以禦陽侯之波也。執刑辟以馭下，則士之好禮者不至，不以古道相求，則士之古處者不榮祿矣。必也得賢士任之，寬以文法，而能盡其舉措之職，則無弊之道也。天之生賢，不獨給人主之用，亦以大慰天下之心，使天地不至虛生，則人主亦不憂

足用周之季世大夫能以刑政治其邑淫奔之俗畏而歌之大車之詩至今稱焉凡聖賢愚不肖皆在天地之間特有顯見伏藏之異聖帝明王能使聖賢顯著愚不肖伏藏所以大治中君庸相使聖賢伏藏愚不肖顯揚所以基亂舜舉十六族而天下治當時在位之賢必不止十六族也殷紂之時箕子比干身死亾而道不用當時不得志而死者亦必不止箕子比干也非天地生才有所不足其用之者異也賢主用人取所長而略所短則天下無棄人以小賢佐大賢不以大賢佐小賢則天下之士皆勝任眾人各具一才者分任以事奏功則同一事必集眾才者各盡所長成事若一取之不限以數用之不違其時使天下之士輻湊闕下不厭其多不宜并兼位署捐減廩餼以爲汰去冗食也三年報政再書上考於輯瑞之日舉諸州縣之中擢居青瑣丹陛之側使遠方小吏隱然具鳳池之望席珍自許不以脂澤薦嘉璧不宜循牒推遷僅然後得久挫刀筆之吏又老郎署之間也及瓜而代必信其期員缺不足則致政而待命不可久據所部煬竈居前使在後之人悵望遠次莫能進也人才本不多而立法以裁其多任使不求其當而立法以責其未當嚴于公選之途寬于私門之市或

以容悅或以恩倖或以巧僞或以貨利人人各遂其欲
得之願其不及此者莫不有公事之責私請之困蜚語
之誅傾陷之恫比黨之疑摘抉之愆黜闇之中通衢之
榜甚且有狙擊之傷漢成帝甯輯檻而不用朱雲魯宣
公甯藏罟而不能寘里革於側甚矣用賢之難也故曰
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人君之道莫大乎
任相君能任相則事簡神清以其餘力潛心先王之訓
而德益懋矣夫所云賢相者具天地之德存天地之心
其爲人也朝端之士容貌詞氣議論文章莫不有益於
世爲人上者或因弼違補闕而眷顧已重或見其朴直
忠懇而相得益淡或始進甚難久則如鳴鶴之和皆以
物色於平日決用于臨軒方其未得也若參以近習一
言其人必爲近習用矣參以宮闈一言其人必爲宮闈
用矣旣得之矣優以虛禮不推以至誠問其職則坐而
論道問其情則效趨走之勤防細誤之失校文案之疏
虞眾議之奪憂羣小之慍憚危機之蹶使左右小臣自
旌爲可任驅策而宰相之執輕左右之執重矣患其執
重又察公論於外廷夫外廷之論豈能越左右而至前
就使一至甘苦又不相入惟進熟浸潤則入之名爲以
外廷制左右實則以左右道外廷耳於是重者彌重輕

者亦借力于重豈止尙書之平操于百石之吏哉自古
在昔宰相不賢而亂天下者有矣未有政不關宰相而
天下治者也古執政之臣有參任者有專任者虞之百
揆一人而總百僚之事周之二公分陝而居一相處乎
內雖有三公之名皆專任也漢武帝惡公孫賀乘高執
而爲邪下詔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
參任之端已萌芽于此時其後肅宗懲林甫之專遂命
宰相分日直事陸贄爲相一時四公旬以一人秉筆趙
普恩替始詔兩參政更番知印押班而參任之法成矣
蓋嘗論之專任可立功其弊也大臣太重而有竊位固
重之患參任可防姦其弊也大臣太輕而有數危易動
之憂且也同居政事之堂有並峙之勢權重者方且徇
眾人之欲以樹私權輕者常欲合天下之爭以徼重如
此則政令偏私者多矣不幸一奸當道朝臣靡然應之
發言盈庭無敢執其咎雖有參酌之名其實并爲一喙
稍有異同卽時斥去不得在密勿然則參任之法適足
撓賢于防奸無與漢之賢宰率多成功宋之賢宰率多
撓敗尤較著者也古者建官有分職有聯事有副貳有
僚屬蓋彼此相維所以抑偏重也故古有聯事而無參
任今欲防專任之私卽當重聯事之典請言其效朱虛

侯旣殺呂產謁者持節勞之章欲奪節謁者不與章不能奪也昭帝時殿中夜驚霍光調符璽郎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二小臣不失守器雖日將相倉皇尙不能奪何變之敢圖夫以一相總其成六卿分職治之是六人參任也主斷者期于兼資分職者各求自盡和衷共濟不謂臂之使指論難違覆豈云意輕丞相夫何權重足虞乎故曰省官不如清入仕之途參任不如重聯事之義任使之良法也任人之法不可舍德而先才有才者必至于貪不可舍行而信言能言者必至于誕雖有千里之馬而不服銜勒猶無用也雖有才智之士不重道義猶無能也謀私而不謀公奉身而不奉上念子孫而不念民庶此偏才小智之所患也王孫圉言寶賢是矣然以聖能制義賢能舉典與金玉珠龜並稱猶未知尊賢也齊宣王言寶臣是矣所言闕地守境折衝御寇不及謨謀廟堂論道宏化猶未知取賢也漢武鄙夷中才欲得跖弛之士立非常之功故得之則爲張騫堂邑失之則爲主父偃江充由其所好偏駁不可訓也古之賢君必求耆耇而敬任之選馮翼孝德之士與其游處則無此過矣夫舉賢之事有甚難者士之受舉於人亦有甚難者倘人主不相信見爲有私而後舉之

功名之士甯避植私之名不辭蔽賢之愧故功名之士不復舉賢矣人主不相信見爲有求而後得之耿介之士貧賤何所不安乞榮何以自立故耿介之士不肯受人舉矣此之不舉彼之不受賢者何由至哉用人有法以義致之不以利致之以義用之不以利用之以義致之者習以千載之道課以千秋之業不以功利誇詐喪其本質以義用之者尊貴焉以道德器使焉以才能不取便辟巧媚道諛遂非而舍所學也必安貧者然後予以可富之資必安賤者然後授以可貴之符以其厲廉恥故可處貴節嗜欲故可處富也蓋以矯人情所私使必出于至公至公而後可任天下事也論事之人卽任事之人故有一定之成敗卽有一定之是非國是旣正事功因之以奏若論事任事各爲一人操議論者無所責成守其偏見多所陳說以亂滿朝之聽任職事者舍事理機宜奉他人成規張弛緩急悉爲牽制以能言之口掣任事之肘非人主之利也賢者有難進有難合兼此二難故長爲農夫以沒世人主有難遇有難孚兼此二難常忡乎不安脈脈乎病其難畜也且人才盛衰在氣氣振雖少亦盛氣索雖多亦衰一代之初人才豈必加眾常覺不可勝用者氣盛故也一代將衰人才豈必

加少常覺不足于用者氣衰故也氣也者人主大臣之所養也其摧折也人主大臣之所傷也下之事上常苦不行所學上之于下常苦不從所好一堂之上常有萬里之遙其氣曷由盛乎杜恕曰以爲天下之選而不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然既授以官矣亦不可謂能官人也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用人不以有德相求待用者亦不以有德自處武斷嚴酷使辟側媚傾險深陷黷貨斂怨者用之稽古樂道公直豈弟者不用也至于綱紀盡蕩帝命不固歎瞻烏者不知誰屋問龜鼎者雖重亦輕不

亦危乎君之用賢不可一法求也賢之生世道隆則人逸故動默由己得以遐棲時屯則情危故乘絀盛豪以拯險隘無論在朝在野皆當畱心世道非曰高蹈遠引遂可頽然自放者故蠱之上九置身事外食其潔不改其操雖無匪躬之勞綽有訓俗之益周公繫易以爲亦幹蠱之助也後世銓除無法或以人眾多官或以官寡棄賢胡不開山林一途以處恬澹之士得以予告而歸投劾而去庶幾卷舒義明而銓選之途亦不憂其壅滯此用賢之一道也武王養育人才遺數世之用由其中心安仁故所發者深而爲謀遠故人主用世臣亦自有

法天下之大悉用蕭曹故人使有定之人居必得之官前此之舊恩植權之柄也後此之加授探柄之資也不過十餘年人情營私雜然並出又使其子弟爲卿甚有錄父使子者有代父從政者樞要盡滿童昏競進春秋世卿所由來也任子之制與古之世官相似先代立法以此處中才非以優大賢故常限其所至姑使得世其家不與齊民同徭役亦不與俊選競賢能宋祖宗之時大臣子弟不受內外華要之職則此義猶在也亦用賢之一道也高歡知侯景必亂河南又知慕容紹宗必能制之故歡秉政之時獨舍紹宗不用而遺其子文宣用之蓋有才之臣必不彌縫宮闈二心儲副諂事寵嬖若其身見庸于上而此三輩蓄憾於下一朝任闔外之事其蓄憾者皆媒孽者也未及柄用使在旁在側若不知有此人然後可藏器於身以待事會之至則無阻撓者矣亦用賢一道也唐虞之時大臣授官莫不推讓後世庶官初除亦通表上聞謂之謝章謝章之意非但自處不競亦欲朝廷之上聞其人而籍之苟有銓補因卽其人用之亦用賢一道也君子之心甚公天下之人無不可與同進是以必恕而常見人所長小人之心甚私天下之人莫不有防于我是以必刻而常見人所短故愛

才者必惜其短知人者必盡其長小人之才亦有可用者因其偏長而小任之則不棄矣亦用賢一道也凡用賢者善儲蓄是一法如宋人所云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以江面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郡守爲闔帥之儲是也重氣節是一法如陳俊卿所云氣節者有小過亦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是也不枉其才是一法如宣帝知龔勝非撥煩吏故罷右扶風之命復還侍從是也不驟授大位是一法如韓琦言蘇軾遠大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畏慕降伏其人亦老其才而大其施是也開負犯自新是一

法如張說范仲淹所請是也以小事觀大用是一法如鄒超觀謝元以屐履當任知必克敵劉惔觀桓溫蒲博不必得則不爲知必取國也善用人者參以諸法天下無遺才矣

去邪篇第十四

君子小人之消長如人心之有善惡用物之有水火非能舉此以勝彼但能積此以化彼耳善之所以勝惡者非事事與惡爲敵而勝之也積道義嚴非辟使不善之端無由入則善常勝矣水之所以勝火者非與火爲搏而勝之也積水潦具綆缶火欲然而水已至斯不爲害

矣君子所以勝小人者非以君子扼小人之吭而勝之也積衆正于朝以禮義相師讓小人之技無所容其間則君子常勝矣善惡相戰於中善常不勝惡火熾而求水水常不勝火小人既進而以君子去之君子常不勝小人此必然之理也解之六三何以曰負且乘致寇至也蓋天下有難竊位者多至於難解之時此屬已據上位若不知戒不復汰除則此屬所行更足致禍亂是以知寇且至也故天下已定不可不清入仕之途古有大患雖去而朝士之氣不甚振揚者途徑未清後患又發若桓敬之武三思也夫大風之行毀壞器物所在皆成蹊隧故詩以比貪人之敗類言必有所壞如大風之有隧也小人所壞其禍不一凡天下之人心人主之紀綱先王之道義聖賢之學術同列之功名皆其所必壞也不獨壞其條目兼亦壞其根本雖小人之身已去而所壞猶存不至土崩魚爛其禍未已兼以性情無常語言不信使正人不樂近則不肖之心生于中而不自知日積月累其智益工其心益肆矚然不知仁義之途而任其荼毒無復疑畏雖其黨亦不能保其初終而欲除之以自免其人亦不自安夫肘腋而欲先之以祛患是以至於積釁而遞相隕喪匪直敗人亦復自敗其類如芮

良夫所云也凡小人始進其志未有卽爲惡者詩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在位者自興賢而來皆嘉卉也變爲殘賊則政教之衰也人主爲儉佞所誤其下猶有可冀也冀一旦知其情狀則決去之矣無如鉗固旣堅使人主雖知其奸綢繆愛戀低徊而不忍決雖屈于正論而決去亦不甚力蓋其道諛薰染又有在巧言令色之外者固非一法所能破也亦有治亂之幾所爭甚微適有小人處于其間用其私意徼逞一時之志大壞天下之防此防一壞不可復捷雖其人自以身當其衝而束手莫救矣當幾之際盈庭方爭而似是兩可之言竊發其間似是則近於可行兩可則在事之人皆無忤是以言發而靡然從之者眾亦不暇深慮其究竟此其人但以先亂國是爲媒而投間抵隙不竊國柄不已當事之人不能隨才器使以要錐刀之勤而欲參用邪正以平傷心之恨曾不旋踵而邪氣遂熾正氣益微傾圯潰裂而不可藥矣君子雖壁立萬仞潛爲小人所附託好惡取舍不免默相牽縻未必遂其百鍊之剛而毅然出羣疑之上以信厥志矣自古小人進用幾人以攻擊去位者哉皆奸詭旣多彌縫不及而自敗耳否則時局已更乘權者進代謝者退不可久留爾否

則碩果將復剝廬不可逃爾以臣主之權竟不能斥一
奸回而必俟其自敗然則郭父老之所陳齊桓公之所
歎不亦多乎小人欲倚君子不必露攻擊之形以其身
樹敵也借他人謠詠以搖撼之撼之不去又明示竄獲
以迫蹙之節廉者必自好則以不潔之迹汙之慎重者
必自疑則以疑似之端誤之知毒害不可妄加則以謔
侮微困之知謗訕不可相浼則以譽諛巧傷之知激之
適成其名則故爲不校以潛滅之俯仰前卻之間莫不
仇機毒矢以相激射是以帝舜之言曰朕聖讒說殄行
震驚朕師蓋一人變亂是非舉朝之士莫不震動故舜
有四放之刑也漢元帝曰俗人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
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迫于俗不得
專心元帝知此猶聽利口以害師傅甚矣中才之君引
咎尚易決斷甚難也大抵小人之于君子不必事事得
志也但使出乎我而加乎彼者惡聲醜言散在人口
耳間不令一日間歇不令一處滲漏日積月累自爾網
羅密而傾陷深必有一人焉援其說以相戕皆始禍者
得志之日也豈必蔽公隱良毀信廢忠在耳目之前使
人得而指擿乎彼君子者何以禦之亦惟自脩而已詩
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橫逆增加然後脩省畏懼

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怨仇之益
與師友等矣況天之所助順也人之所助信也此獲天
人之助彼爲天人所惡夫先自敗矣焉能敗人此又理
之必可恃者也爲人主者何可無法處此詩曰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又曰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此二詩者人主聖讒之法具焉
宋伊戾欲敗太子坎用牲于野加書徵之騁而告公曰
太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囚太子太子自殺徐聞
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宋高宗初相李綱顏岐沮之猥云
綱爲金人所惡不可大用高宗笑曰如朕之立恐亦非
金人所喜也伊戾之事遲疑以臨之則敗宋公不察而
遽怒非采芩之旨也顏岐之事震怒以加之則懲高宗
不怒而優容非巧言之義也是以不能勝讒也草野之
士欲去大位之奸雖所持者正未有能勝者先事而隕
者有之矣亦有操可爲之執剛忿見于面目機事不密
使小人先發指畫未定此身已及者有之矣又有當搏
擊之任指佞觸邪乃其職事然動於有我之私而不能
自克淡求萬全之策而當機不斷展轉顧慮旁皇自失
終亦必敗者有之矣最可患者初與君子共事已而欲
自專其功顧其旁有分功者反內自相疑疑生于內藩

撤于外矣否則屈于公義而非其心之所安心戰於內
迹亂于外矣古之君子往往欲去小人迄于不能勝反
爲所傷大率由是夫亂人以僥幸爲利譬物之偏重必
速離敗其理可克也耽於逸樂必不知戒伺其燕遊狎
昵之頃而制其命其機可掎也其去之也無爲過激之
論對仗而彈者實當其罪以服其心勿矜獨斷之智必
求助于眾賢不必盡與密謀但使吾道旣昌則彼氣必
潛不求處乎權要之地以當衝激之怒優游事外視之
以無能而天下大勢默操其鍵幸而機事可圖尙不妨
陽與之合以入其胸腹執藉已成固已蹈踐其背掀翻
其窟矣亦有中正坦夷不爲過峻之行而奸人之雄決
去于談笑之間斥逐于指顧之際士大夫嘉其有謀天
下服其安靜機權尤不可及也其或小人之執必不可
遏賢者處此不矜君子之名不與君子偕進介然以有
用之身立于物表以防異日稍有變更扶持調護得以
爲之道地不使身在事中莫能相救也及其未至激作
舉絃綱而收羅之冀其扳援依附或爲吾用至于狂悖
不返譬如驅猛獸者絕飛走之路不若開逸出之門彼
得生路于望外或不至死于絃中若縱之使前御之無
法德不足以懷來威不足以震懾信彼革面忘我城府

不幸處近君之位受害尤烈其餘間遠者亦皆惕然後
出危然後安未可謂盡善也易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蓋君子持權小人失執此極
盛之時爲君子者必正道自處不以此之盛陵彼之衰
然後保其常壯也元祐之事人主幼冲聖母臨朝執政
之臣適得賢者以大壯之理論之宜乎非禮弗履自勝
之謂強乃爾時士大夫莫不競起圖進人人皆有大用
之心比黨之譏遂發於同類使小人斥而數之曰是匿
情求名者亦與我同行乎何所讓而不共逞焉是則眾
君子者不能以正自處深有愧于大壯之理也謙之爲

卦柔順爲外止足爲內柔順者不以纖介之忿而裂其
背止足者不以纖微之利而動於欲柔順則喜怒有常
止足則進退有命不可以吾道方否遂懷幸進之心不
苟以吾道方亨遂不爲艱難之慮草野之士未相聞者
不憚勤于訪問朝端之上好于我者苟有大過亦當決
絕自受職居官以至燕游講習莫不交相勸勉從事敬
慎勿使吾身有不直之譽勿使一人有內省之疚卽彼
黨之中願求依附但不受其佞悅亦不過爲鄙棄以天
命自度道義相接而藩籬已峻矣此皆柔順止足君子
自處之道也

大臣篇第十五

人主撫有四海獨任一相故爲相者天下一身則不私其身天下一家則不私其家不私其身不私其家則不有其才能不有其才能則不有其執位可知也不在羽翼朝廷潤色名教要以知大體無他技舉職業持紀綱斯稱其任也上順天子而致諸有道下順民生而使各足以明德格天地以勤勞奠四方以和敬迎治平以恭儉訓主德以謹信倡後人以惇大開上意以忠厚革士風此之謂知大體財以足民爲富兵以薄伐爲威刑以緩死爲恩仕以驟進爲恥其爲德也惟誠與一誠則能

動物一則能成物也此之謂無他技披四方之圖受天下之計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度而整頓焉使民間清靜甯一雖在黼辰之側如馳傳而周海內思患預防措社稷於無傾之地此之謂舉職業言動嘖笑係天下輕重浮薄矯僞雖貴必黜忠勤木訥雖賤必敬趨走容悅雖執必折疏遠掩抑雖微必眷不爲親屬求恩澤不以私意作輕重此之謂持紀綱而最重者莫如輔養君德誦述祖宗格言善政動人主聰聽之心所以養德也說命之憲天召公之敬德周公之陳稼穡戒遊盤亦所以養德也然欲輔君德當先自植其德德也者庸言

之信庸行之謹去欲必盡其力擇善必固其守學問有
餘而器量宏深以至誠待人而宅心仁厚此德之本也
貴寵盛而持以恭信愛篤而將以順委任專而守法彌
謹絕嫌去疑而不敢忽深慮曲防而不敢疏勤勞儼恪
而不敢怠應辯敏給不敢先人任重舉力不敢言功輔
賢彌縫而藏諸用受職則盡其事失職則去其官願望
不賒營措不溢行義而過其君猶自抑損示不敢專也
此德之用也嗟乎大位難居大任難勝大鈞難挈大旆
難持必其能爲大賢而後天下歸德焉否則近于柔悅
斯爲佞矣近于矯情斯爲僞矣近於不曠斯爲漏矣近

于不達斯爲戾矣近于不讓斯爲悞矣近于不節斯爲
僭矣近于不文斯爲鄙矣未有能中立者能中立者又
未免持寵誤國之譏張禹胡廣之刺也甚矣其難也彼
佐天子治天下者其道有二以天下智能爲己智能也
以天下安危爲己安危也知能之集在乎用賢小人眾
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也君子疏而小人密無以
爲養德之助也古大臣之好賢也車馬旌旄日陳於郊
野求賢者而式閭焉爲之衣以宜之爲之室以居之爲
之粢以授之其用賢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不遺微賤
不薄新知咨諏訪問於雅素之中參伍較量於器使之

日延見者熟則推擇必精貯蓄者豫則位署必當無營
置後進使有歸戴之念則抗志勵行者無所嫌而不來
無植黨怙權之私則愛憎取舍無所眩而不清昔周公
制禮作樂輔翼者眾也子產善爲詞命擇能而使也趙
武絕其請屬至公之心也祁奚忘其黨仇忠益之廣也
彼數公者作人之志爲國之誠不容自己樂與同道卽
樂與同事其天性然也其職分然也張九齡謂姚崇曰
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彼淺中弱植之徒已延
頸企踵而至詔親戚以求容媚賓客以取譽乃知大臣
之門邪正皆在一失所比與小人作緣雖不爲大害然
好惡用舍必有默受其牽持而不自知者此賢者所不
免也況乎讒諂面諛以搖蕩耳目勞惑心志乎尤可慮
者宰相每行一事必有數輩因緣依附以爲進身之資
所以舉事不當眾所同憂相臣亦欲改過而此數輩挾
持甚力至于牢不可破亦賢者所不免也又況導引假
借冀其出力以搏擊異己乎然謝絕賓客有中心之誠
有矯枉之迹古者宰相當國不禁賓游使賢者往往集
焉蘧子訪申叔曹參舍蓋公宰相之門安得如是之客
數見不鮮者後世中才之相白麻未下門已扃鏑天下
至理古今良法何由至于耳目之前乎且閉門謝客適

足遠高士耳彼望影星奔藉響川驚者非扃門所能止也是以雖絕故舊之迹拒攝齋之賓而懸管排闥自有其人相業之陋往往由此必也見士於素不厭其多取士以器必適於用是謂以天下智能爲己智能也安危之道在乎以天下爲心大功大業不必吾身居之但付授得人指蹤有法猶在己也長于謀者不必居成事之功長于斷者不必矜始事之籌德同則心同心同則功同始不自始以善終爲始終不自終以成始爲終相異適以相濟也相繼適以相延也當危疑緩急之際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則人主不因喜怒遂成過舉矣

天下利病小臣不敢言者時爲陳說使人主知天下之患不盡小臣所言則慮患之心常密求言之志益切矣國有大難冒死以衛社稷雖探虎穴入驪淵登子反之牀蹈葛羅之壘猶不辭也則四郊多壘之曰少矣慎選端人直士以爲給事御史則謗諤之風不必以身親之而嚮直有素矣以王道致主而功之小者不以竟其局以天德律身而事之微者不以動其心譬若星之拱極輻之支輪與其主相須爲用而不可偏離矣若夫諫官者人主之耳目宰相之藥石也彼方厲其風采此亦藉以聞過扶助翼道皆可相助爲理必欲攻擊若水火去

者不服留者不安積釁蓄憾兩敗之道也奉臺諫風旨不可也避風旨之奉而折其角趾可乎爲宰相私人不可也畏私人之名而肆其攻詆可乎必也臺諫不侵宰執之權宰執不塞臺諫之口合異同爲一家節水火于一器然後忠于所事也此待臺諫之道也參署之制自昔而已然矣雖周召之聖猶必同心輔政然後鳴鳥聞於郊是以周公雖封少昊之墟命元子就國終其身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召公欲去周公懇懇致其挽留故杜鄴曰周召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尊等己之親雖在階楹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亂固已遠矣

後世政府執陵岡不隙末拔劍以逐者惟恐不厲褰裳而去者惟恐不速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步丘之壘將造航海之裝所稱賢者處此亦未免恤已浹於恤物憂禍多于憂邦所謂和衷者不過以酒解醒抱薪救火重情面而輕國是何嘗思君臣之義顧置參之指乎周召而後武侯二教史稱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補益當世此待參署之道也天下之事皆相臣之事不如羣僚百司以職事爲官守也自顧其身爲百執事歟則當勤謹以受事計功而賦食功成歸諸其長不敢自專也自顧其身爲宰臣歟則當量度羣才詳觀眾志智足絕

羣疑必求助天下以益其智力足戡重任必求助天下以益其能非我無以成而非我有成也任法以裁惡先爲法受惡也此待百司庶府之道也是謂以天下安危爲己安危也君臣之道德業相成得失相依臣之豈弟君之惠澤也臣之果毅君之折衝也臣之忠信君之端誠也臣之靖共君之敬畏也臣之勞勩君之憂勤也臣之抗直君之聽受也臣之寬大君之仁寬也臣之節儉君之損約也匪直歸美於君其相與爲一體然也臣之朋比君之偏黨也臣之傾邪君之瞽亂也臣之侈汰君之縱恣也臣之佞諛君之柔暗也臣之貪墨君之聚斂

也臣之讒譖君之狐疑也臣之掎克君之慘毒也匪直歸惡於君亦相與爲一體然也觀秦醫之言君之疾必及於臣迷復之義臣之凶必及於君故君德之盛者澤必及臣臣罪之重者害亦累君也有霍光受遺負圖主雖窮兵黷武後嗣不殆矣有諸葛亮鞠躬盡瘁主雖昏懦疆圉不蹙矣有溫嶠陶侃以持軍旅主雖幼弱寇伏其誅矣有謝安王坦之同心輔政主雖荒晏師徒不勦矣此數君者能任人不疑小人亦不得間之故其功與明良等也其或嗜欲眾多學問龐雜性情偏畸議論深刻好陵人而上之好以事自爲功行權多於守經名法

之指先於道德以網羅賢士爲名以搜索疵瑕爲察以
左建外易爲忠有相才無相器若束小木以爲柱若駕
小犢以僨轅而破車如此者雖不在奸慝之數然而主
德由以怠棄國是由以紊亂民生由以窮困其患與大
奸慝等也君子錄臣節而觀世變有以知此地之難居
也古之相業多矣吾得三事焉魏相好觀故實及便宜
章奏數條奏漢興以來國家行事及鼂賈董生所言請
施行之韓琦刪略中書舊例俾之簡要綱目彙次便于
檢閱封滕掌固不使胥吏高下真德秀脩讀書記一編
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有德秀之

古法相之典故行以琦之條例可以相天下矣

名臣篇第十六

道德之於功名似有本末然而未嘗不一也功名之與
富貴不見異同然而不啻懸絕也志在道德者功名不
足累其心故巢高之抗行不屑堯禹志在功名者富貴
不足累其心所以慕竹帛則不見筐篚懷匡定則不矜
車徒也人臣事君有不易之道有臨事之宜何言乎不
易也闕庭之禮不可不盡也致主之忠不可不竭也社
稷大計不可不直陳也進必以道任職而後受官退必
以義失職則求去恐後出位謀事臣之罪也先勞後祿

仕之經也無善可名必致諸君無功可居有居功之心
卽鄙夫也薦賢而已不問黨與仇也去不肖而已不問
親與疏也功成位高凡事益慎祿厚寵多每加必辭不
自賢其所爲而視人皆不及不自尊其所處而視人皆
卑以臣之信行君之義欲制義者不以二信令其臣欲
行信者不受二命於其君權宜之制施於君父則臣子
大惡也此不易之道也何言乎制事也秉禮翼君足以
折强大率眾討寇足以遏亂略國人望之猶望歲也四
鄰畏之猶畏三軍也執君之法不避貴戚犯君之怒不
敢逃死其職處近不逼其儕或一命而終身或一官而

不易舍越禮之援求鳴鶴之應辭翹車之招畏友朋之
謗從命非義也從而不詔斯義違命非逆也違而無上
斯逆造膝禁庭之中承寵旃厦之上雖至親不見喜愠
之色不但不言溫室之樹也陳說古今應答顧問皆非
無稽妄撰勦說取給不但不誤魯壺之對也敷政於外
不以武健讐遠人不以陵厲威僚屬不以金璧媚權要
不以奇玩奉詔令不以柔巽養奸貪不計歲月而冀內
遷也其處常也廉不言貧勤不言瘁忠不言己效功不
言己能考論著述以自志其所學以自觀其所行友天
下士總以訪求時務知海內利病輕重緩急也其遇變

也毀家以紓國難致死以折奸臣之萌雖自謂賁育卒不能奪忠誠動天地而不欲白白也若夫優游事外不受憂責于世內而匡扶之功更在社稷更有先幾之哲出人意表與賢同功不必同進與賢同志不必同行苟可以退不求進焉不並進故可相續而履道之常不遽進亦可持久而匡事之變同志如天地故有相助之益不同行如日月故無相及之災時易事異眾君子之執稍衰而吾晏然處乎其外扶持調護尙可用力若身在中事不能相救矣是君子之苦心妙用也所謂制事之宜也事君之道在乎無私不必觀其行事也威儀容止

亦足以觀矣公爾忘私者從容自得營私背公者急遽陵亂詩曰委蛇委蛇自公退食居寵利而忘私者也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居患難而忘私者也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此私之見于視聽也將叛者其詞慙中心疑者其詞支誣善之人其詞游失其守者其詞屈此私之見于言語者也嘗觀人物之際矣陽在內者內明陽在外者外光陽在脊則脊強陽在腹則腹腴陽之所在人物之所用也故公則有用私則無用所貴君子者貴其有用也其賤小人者賤其無用也君子以道資身猶農夫之資耒耜商賈之資車航若持耒耜而適墾

卷六
三
裘之鄉載車航而行萑苻之墊鮮不喪其所有窮困而返君子出處亦然以迓天休奠民生則爲得所資矣以植權執通貨財則爲喪所資矣不知道不可行而隱忍求售知道不可行而貶損從俗皆喪其所資者也明於守器謹于觀時擇所宜而後居焉擇所合而後往焉肯以有用之資棄諸無用哉志在行義不可違天下同然之心仕欲立功不可反古今經常之理雖有功也式于義而無取以此知義重于功也雖行義也反於心而未安以此知心能制義也心能制義雖不謀於時執而是非之介不甚相遠時執之爲見而於義未安其不可行遠者滋多以此知義重於時執也朝有賢臣奸宄寢謀故淮南爲亂惟憚汲黯終周訪之世王敦不敢爲逆此其人皆勝萬夫之勇以此知義重於三軍也義之所在有當改易前事者非矯其失正以善承其志不可憚目前之勞釀異日之患尤不可借紹述之名掣任事之肘也義之所在有委曲相求者程子所云至誠以感動盡力以扶持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卽委曲之義也義在顯仁者仁爲法制以綱紀天下麗於正大以觀示天下先天下而經營以轉移天下後天下而受成以靖安天下義在藏用者斂其致主之資晦其成物

之迹不見於語言文字不洩於子弟賓客凝然莫測其
端焉義在其濟者如操楫櫂于波濤眾力並舉則舟行
加疾若彼先此後此勤彼惰反牽持不進也義在獨任
者如荷重負而行危橋中道欲息無可息也中道欲分
無可分也顧其旁有相扶者則兩人俱墮矣有已事過
往卽有量而後入有出疆載贄卽有折肱不用先公後
私以王事辭家事雖父母之親有時不遑將養金革之
事釋衰絰而往從此已事過往也有一事自守卽生一
事才智多一念模稜卽減一念勤勉差以銖黍雖有拱
璧之迎不易其操此量而後入也身在下位不能有益
天下得賢君而事之盡其才智功業成而所益大上有
知人之譽下無遺賢之嗟此出疆載贄也知時不可爲
畏犧繡而憚刻鏤毀形滅性自處無用僞瘖啞以卻聘
鑿垣墉而謝客此折肱不用也又或守其高節超然自
放或道德旣優甘心丘壑不犯人世之難或量已知時
適可卑微隱遠不以權勢隣危殆或賦性清嚴疏食水
飲織絢緯蕭以偏激自娛不履薰灼之地雖性分所安
各有不同要之不失其正皆可訓天下以寵利不居悟
人主以天位難諶其有益斯世與任事之臣同也恩威
由己非保家之策也貨財所聚非謀身之計也不可謂

智能取必於上必不安于不取也力能取勝于下必不安于不勝也不可盡詆當世之法歷毀朝端之士稱引古人譏切時事也不可賦性乖戾與物睽絕徒知生事造端之爲害不察隨時變通之爲安有言及利病者一切報罷不以民情上聞也不可強直自遂使人不我與小則不聞其過大則眾謫所射也鮑魚芳蘭入而自變素絲岐路往而不返不可因正人君子之難合遂舍不從而近從昵比之小人也不可依傍情緣倚藉名位失身于匪人以求片時之通達也君道施仁臣道執法故君有不戮之罪戾臣無不擊之邪慝不可表異同之迹

開附會之路因而崇重所附之人使人不敢議而其身不道之事卽在不敢非議中也非禮枉道而得君者固有之矣非禮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不可人懷煦濡因而自謂盛業盛業在道之無弊不在人懷惠也當死生之際以其身居所受之命此賢者之守也當擊奸之任以其身嬰權執之鋒此賢者之力也經世之學資之以進旣言於君以死守之而求其必踐此賢者之信也不以車服采章爲美以其身表儀朝宁潤色名教此賢者之文也正己之心謂之正正人之曲謂之直正己正人皆欲同歸於善此賢者之仁也中和成于平日寬猛

不失臨事見財利無苟得居窮約無敗行此賢者之養也法所以尊朝廷杜亂階故執法之臣有尊主之功有彌亂之勳不以私撓法不挾私憾而怨執法之人此賢者之公也知在物者有命在己者有義無望外之求無道外之得所爲之事無不可書于簡冊告于鬼神愜于夢寐旣貴寵矣自處益恭旣信任矣執事益慎旣親近矣引嫌卻避益虔不幸疏遠矣守一不貳謹其所職而不敢怠皇慶豫之來處之以和拂逆之至居之以靜盛滿之際節之以度名譽所集承之以謙在前者敬之而非趨附在後者愛之而非樹植此賢者資以事君之器

也有道德積中者有才智積中者有學問積中者有誠慤積中者皆可任天下之事成翼爲之功成謀定議使國家無煩僻之政輔相職也弼違補闕使人主日聞其過諫諍職也折衝距難使邊境晏安疆圉不蹙不造強兵之謀不啟戰伐之端慎封守詰戎器將帥職也奉人主之命執圭而使於以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忠信達國命卑讓盡臣禮行于境內宣上德而達下情廣詢博訪每懷靡及者使臣職也布令承教使民間生齒日繁賦役不擾有司職也不見匡扶之迹而各盡其職者善之善者也弼違補闕而能改臣主之美也諫而不用致身

而去不得已也遭讒見廢捫舌責躬闔門恐懼有可憐之色自免之道也古之君子所謂仕不得志者何其身勞而心苦也行荒遠之地臨罷敝之區歷歲時之久所職者勞勩之事非有宦遊足樂也所抱者憂危之心非有功名足望也歲月易邁少壯逝而衰老臻雖有驅馳之志而無其力猶復繫維於世不惟執不能去抑亦義不可去以拂逆之極神智俱憊揆度事物皆失其則職事不舉數遭譴怒而他人之乘執者不惟受其擯斥亦難堪其笑侮又有最甚者人生強壯則從王衰老則待養爲夫衰老不能自養也故聖主推恩姑置從王之子

使養父母於家生則家不從政沒則三年不呼其門事煩民散公家之務日以不勝有權執者居美官而無事無奧援者鞠躬盡瘁不得休息至於老者失養少者興嗟秩滿求代輒歷寒暑磨勘守候動以歲年無論菽水之歡多不克遂倚門之望莫知所依至有聞喪而不得赴踰時而不克葬者皆一命所誤也不亦悲乎虞世基遣使王通勸之入仕通不應命歌小明以送之爲此故也朝士之表見者議論行事卽天下之風氣是以道隆而隆道汗而汗氣和而和氣乖而乖何以言之豪傑之士蘊義甚高中人弗逮由是而之焉天下之執常近于

激夫天地之理盛夏五月南方之令乘權而一陰生於其中至剛之體以初生之柔制其亢然後盛而不激若眾君子之力聚諸一隅則所施專一無以妙其裁成激則竟激矣無能抑而止之矣其或一代之士雷同相襲不以振迅拔起爲務天下之氣又苦于頽古聖作易坤之六二六五以正陰有位而毗陰之質不能相侵故其氣平而不頽若一君子之行舉以其蹈則截然易曉無以發其高致頽則竟頽矣無能振而起之矣古今事執往往如此戰國之人苦于强大相陵弱小易斃故其情迫蹙而危掉如拯溺救焚不可須臾待也此時排難解

紛者得其一言而喜揣摩敵情不出數語而中凡溫厚正大堅固長久之畫皆彼此乖睽不能相入蓋人情迫促故功名之路亦以迫促取之其執然也桓靈之際道喪于上氣鬱於下不能道之使平則必激爲瑰奇爲怪怒此時功名之士皆具有不能和平之性而性情之不平者亦往往必躋于功名潔己穢世狂憤抵觸相望于朝端之上而草野無聞偏至昂藏者更不知幾何人蓋氣化不平故功名之路亦以不平取之其執然也唐中葉以後宋南渡之餘山川割據綱維分離所處者王氣將盡之地所值者天道架漏之時故功名之士鮮才全

德備者非有餘于此卽不足于彼是以立朝必敗壞魁
柄經武必蹙損封疆倘非荏苒自廢卽其闖茸無爲彼
高駢似道不過黃白之誕叟蒲博之惡子而授以大任
資其折衝厭難求諸帶礪永存藜藿不采不亦難乎此
由運數缺陷故功名之路亦率缺陷者得之其執然也
夫氣運人情皆治化所爲也上所以化民者不出于道
之一各隨情所好所好或正亦不足明道所好不正則
必悖道矣下所以成俗者不出于道之一各因時所趨
從其所趨必至流而不返矯其所趨必且激而過正二
者皆足以治亂故必一道同風而後人才始全治可長

久也自古有功之臣皆降身匿迹以避矜伐之名史稱
鄧禹勳成智隱靜其若愚是以功多而天下安之若夫
矜氣未平雖爵位推遷常不稱其意此人主所不快也
又功結人主無異懷象之豕顧邈同列遂爲惡聲之梟
此舉朝所不容也若主若臣愛憎變於中則賢否移於
外雖有大功不見其有旣不有其功又加以伐功之憎
卻至所以兵在其頸矣彼功成而無後患有二道焉其
一存乎知足其一存乎勇退爲人臣者當躍馬委贄之
年思與其君共濟天下雖欲辭之不可得也若夫功已
成矣不可再益天地萬物孰不在盈虛消息之中而況

人生之才智乎自以爲才智未艾尙可有爲不肯偃息
求退一發不效喪前功而遺後累馬伏波是也亦有處
權執之日乘乎至盛不畱餘地以自安慮夫一朝謝事
眾怨皆作因有當關待暴客荷戟禦猛獸之喻時異事
易與共事者非心存鱗甲卽恨起睚眦向之摩切他人
者至此不身殉不已也李太尉是也人臣事君未有功
可成而不求成身可安而不求安者至于一日者功不
足庇其身身不能有其功則爲人所歎惜君子見幾而
作常使身有餘于功功有裨於身勿使兩不相顧而爲
人所惜也舅犯亦求退而君子弗予以其乘間要君非

超然利祿之外其迹似高其情可鄙也彼蔡澤者傾危
之士然而禍福之見甚明則造化之理在是所言亦合
乎正道而于天人相感會不誣也此人臣居功之道也
天下情態萬狀而至善之極不可易故造次顛沛而善
人之心亦不易人君培植善人所以爲歲寒計也道不
行而去去就明矣未必盡其心言不用而死其心盡矣
未必益于君合眾智以爲謀衷古今而守正君雖不從
徐而察之必以爲可雖不去可也以身繫社稷重輕天
命去畱臨危履險其君患難相依如左右手奸人雖欲
害之然而社稷有靈此人必不可害雖不死亦可也蓋

臨難而死未必有益天下立功而成則所益大矣如是則死不如生也以死成事其死愈重死而無成者次之以生成事生亦可重生而無成不足數矣如是則生難于死也一死足以扞社稷之難一不死足以釀無窮之禍君子必死之所謂殺身成仁也小人逃遁苟免於其間所謂以國予人也知生死皆無可爲而以死自安者又不與死而無成者同也龍逢比干是也身爲宰輔義之所關已重又不可與生理較低昂也李固陳蕃是也國事之壞不由於我其義可不必俱死其身可不必久存大厦旣傾無從更支雖有懷抱可不必求盡雖不以

死著節其身可不必有用伯夷叔齊是也聖人慮患於豫救禍於微不使天下之事至于大壞忠臣死之而無益也若夫可以不死而以死自誓聖人不取也子路是也不擇所爲而以死殉聖人亦不取也宗魯是也死生之義從委贄之日辨之則出處可法死生亦不苟矣晏子不死莊公之難左氏詳載其言與事所以發死難之義例也蓋政不及已可以不踐其難若枕尸而哭或觸杼怒卽不辭死矣大宮之盟或觸杼怒亦不辭死矣蓋不從死于莊公而非求不死于崔慶也天地正大之氣卽實理也忠臣當死而死所以全其是也所以蹈其實

也生平所爲無一事從乎實理當死生之際而語人曰
我必死之此欺人者也又或以責人曰爾必死之是自
欺者也自古無放曠逸豫之忠臣無露才揚已之忠臣
內文明而外柔順不放逸也艱貞以晦其明不表襮也
內之明也足以遠禍機外之順也足以平物情學問不
足內何以明言行不孫外何以順君子守道不二則內
明外順具在是矣凡憂患至而溺晏安者醉夢之流也
卽過于顧慮亦恐病其苦難因而營求苟免耽一日之
娛失終身之節謀一身之存敗萬古之防亦聖人所不
取必內明外順而後取焉明順之本要在無欲無欲而
後心有定慮體有常度也若甯俞橐籥之日陸贄奉天
之時季孫行父當大國之討王孫由于受怨人之鋒此
臣道之變君子所不願也

釋志卷六終

之謂之... 又高天國之博王... 由子受感人之... 輪也

皇... 之... 也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